

## 论民族精神弘扬和培育中的四个辩证关系

罗成翼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部,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历史传承性与时代创新性的辩证关系、坚持本民族价值观与借鉴世界其他民族价值观的辩证关系、经济发展与民族精神发展的辩证关系、民族精神稳定性与突显性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 民族精神; 培育; 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3-0005-03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为多数民族成员所信奉的,具有普遍性,能促进社会进步的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四个方面的辩证关系。

### 一 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精神历史传承性与时代创新性的辩证关系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族人民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实践活动中,特别是近代以来反对外来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相互支持,相互影响,共同创造,并肩奋斗,形成了共同认可、接受和追求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容和基本思想的高度凝练和概括。这一概括揭示了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也揭示了民族精神的历史渊源。

民族精神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其思想博大精深,渊源悠久。早在古代,国人就有了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豪迈壮志。作为民族精神中的核心思想,爱国主义是在千百年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对自己祖国极其忠诚和热爱的深厚情感,是动员和鼓舞人们为自己祖国生存和发展不屈不挠的旗帜。团结统一精神植根于华夏大地,也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之中,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是维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精神支柱。自秦朝以来,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和主体,高度一致的整体意识和民族统一意识贯穿于民族发展史的全过程。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中华民族一向以“礼仪之邦”

著称,“协和万邦”<sup>[1]</sup>、“讲信修睦”<sup>[2]</sup>、“亲仁善邻”<sup>[3]</sup>思想,不仅是先哲们的伦理追求,也是古代政治家的外交理念。唐玄奘印度取经,鉴真东渡日本,郑和七下西洋,这些对外交流的典范,无不体现中华民族爱好和平,追求亲善友好的民族胸襟。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是民族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客观实践活动中体现了不畏艰难、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克勤于邦,克勤于家”<sup>[4]</sup>、“不畏强御”,“勇者不惧”的勤劳勇敢精神和体现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sup>[5]</sup>的进取精神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坚持民族传统价值观。这就是民族精神的历史传承性。割断历史,民族精神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传统价值根源于民族几千年绵绵不绝的文化之中,具有连贯、稳定性,是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具有丰富的传统伦理思想,刻苦耐劳、自强不息、择善而从、矢志不移的民族性格,以及以国家、民族、乡里和家庭为重的伦理观念,天人合一、知行统一、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成为民族精神的深厚伦理源泉。这些伦理传统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价值,必须从中吸取合理内核。

民族精神又是一个发展的范畴。在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必须构建民族现代价值观,赋予民族精神新的时代内涵,推动民族精神与时俱进。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民族精神不断得以提升和丰富。在革命战争时期培育的井冈山精神、韶山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激励着无数先辈为新中国捐躯。在建设社会主义初期培育的雷锋精神、大庆精神鼓舞了人民的革命热情,激发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斗志。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提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献的精

**【收稿日期】** 2008-05-16

**【作者简介】** 罗成翼(1968-),男,湖南衡南人,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部副教授。

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同志又提出“六十四字”创业精神、孔繁森精神等,要求全党面对新形势大力弘扬“五种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两个务必”,严于律己、率先垂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些精神都是民族精神的新发展,体现了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结合。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合作、效率、创新、改革等时代精神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意识和民族精神与时俱进的特点。

## 二 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本民族价值观与借鉴世界其他民族价值观的辩证关系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之魂。有多少个民族国家就会有多种民族价值观,这就是产生民族价值观的多样性以及民族精神多元化的基础。从民族精神的内涵来看往往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民族的,另一个是全世界的。之所以属于不同民族,是因为它受民族意识的支撑,为民族性格所制约;之所以属于全世界,是因为它的进步性和知识性最终将为全人类所共同认识和拥有”。<sup>[6]</sup>民族精神的民族价值观不是孤立的,它与人类的普遍性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和结合。尽管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性,各国对人类历史贡献不同,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用某一个民族的精神取代整个世界的文化,用某个国家的价值观取代整个人类的价值观。任何一种精神文化,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全世界的,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因此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就必须处理好坚持与借鉴的辩证关系。

所谓坚持就是要坚持本民族的价值观,始终保持本民族的特色和风格。本民族的价值观是由该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客观条件决定的,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点与风格。这是世界文化具有民族性或个别性的根源所在,且这种民族性格已沉淀于民族成员的文化自觉而不改变。坚持本民族的个性是弘扬民族精神的根本所在。一个民族如果不能保持自身价值观的民族性,那么弘扬民族精神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剩下的只有一个抽象空洞的世界精神。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必须立足于民族价值观,失去既有民族价值观,民族精神的弘扬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都是坚持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找不到一条适应中国的合理方式,就会丧失民族的认同感;不坚持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就有可能陷入教条式的僵化;不坚持中国民族特色,荣辱观就会丧失或缺乏民族心理基础。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社会思潮相互激荡,“西化”、“分化”的文化霸权主义盛行,坚持民族特色的价值观显得十分迫切。坚持本民族价值观,并不否定借鉴世界其他民族的价值观。民族精神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价值观。全世界的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其生存、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世界的多样性、

丰富性,从文化的视角看就是民族价值观、民族精神的丰富性、多样性。每个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都有被其他民族借鉴、学习的合理因素。各民族在各自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同其他民族对话、交流,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必须寻求共同话语和结合点。因此,民族精神的开放性、包容性是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民族经济发展的文化支撑。如果一个民族自我封闭,形成精神“孤岛”,那么它就无法发展自己,就不可能融入全球化的时代潮流。特别是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不同国家、民族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诸如生态、环境、人口、资源等问题是全人类的共同问题。生存与发展的共同依赖性,使得共处成为必然的共同价值选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高扬民族传统,而且也需要超越民族主义狭隘性的束缚与制约。要以宽广的眼界、全球的视野和包容的胸怀,对待其他民族文化传统,充分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因素。

坚持和借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坚持是目的、是源泉,借鉴是手段、是方法,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成果目的是进一步发展本民族,彰显民族性格与特点。如果只注重民族性,不借鉴吸取其他民族的文明成果,抓不住时代演进中形成的先进思想观念,民族性就会变成僵死的观念和形式,就会丧失活力。反之,只追求世界性,而不把握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忽视民族精神文化的特殊性,民族精神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根据。当然要强调的是在借鉴的时候要科学分析,决不能简单照搬照抄。

## 三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民族精神发展的辩证关系

经济发展与民族精神发展的关系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讲是决定性与能动性的关系。经济发展对民族精神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sup>[7]</sup>民族精神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民族精神的发展只有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方能得到保存与发展。民族成员生动的社会实践是民族精神产生和发展的活水与源泉。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规律,即历史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的相反。”<sup>[8]</sup>所以,民族精神的实质源自于人的创造实践,源自于民族成员具体的历史活动,并随之发展而发展。

伟大的实践产生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推动着伟大的事业。经济发展对民族精神具有决定性作用,但这种决定性作用并不否定民族精神对经济发展的能动的反作用。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观念体系,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族精神的发展除了受经济发展规律制约

外,它还有自身特殊的发展规律。经济发展与精神发展具有同步性、协调性的一面,但也有不同步、不协调的一面。从总体上看,一个民族的物质生产水平越高、生活越富裕,其民族精神应该越高昂。但由于精神生产具有相对独立性,它既同经济发展相联系,又同经济发展有区别。中外历史表明,物质条件优越的民族其民族精神不一定优越,相反物质条件处于劣势的民族其民族精神因为自强而作为振奋。因此,民族精神发展并不是单纯的由社会实践决定的消极的结果,而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一种能动的积极的反映。它立足于、并超越于一定社会实践而具有先导性的意义。经济发展决定性固然需要,观念形态自身演进的特有规律同样重要。从具体的关系而言民族精神并非直接由经济基础决定,而是由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制度所决定。所以,从经济发展与民族精神的辩证关系中可看出,民族精神的发展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引用的《西方社会病》一书指出:“一个国家要强盛,必然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先进,一个国家在精神上挨饿,那么迟早要在物质上也要挨饿。”<sup>[9]</sup>一个国家具有强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就会朝气蓬勃、勇往直前、不屈不挠创造出世界奇迹,就会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反之,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就会自暴自弃、国力衰竭最终使国家和民族走向灭亡。例如,美国二战后成为头号经济强国,除了历史、政治等原因外,还由于其形成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即“美国精神”,主张冒险和创新,强调务实进取。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其中原因就是发展经济的同时坚持不懈地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 四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民族精神稳定性与突显性的辩证关系

从民族精神的表现方式来看,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交织着稳定性与突显性的辩证关系。所谓稳定性是指民族精神与民族的社会生产力和物质财富发展相适应的平衡性,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但各个民族在发展振兴过程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在战胜不同困难和问题的过程中民族成就、民族灾难或民族危机都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激发民族激情,民族精神得以高涨。民族精神表现为一种突显性,即积淀在人们心中的民族精神受到巨大的喜悦或悲伤时被激发而显现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抗美援朝的胜利鼓舞了人民为建设新中国、追求新生活的巨大热情;伴随大庆油田的开发、两弹一星的成功研究、载人航天飞船的成功发射无不激发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情操;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激发了各族人民实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心。而面对自然灾害民族精神更是空前高涨,98抗洪精神、2003年抗非典精神以及当前抗震救灾精神无不显示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不屈不挠和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质。尤其是“5.12”四川汶川大地震范围之广、破坏之大、后果之严重是前所未有的,灾难是民族之不幸。在灾难

中我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但在同灾难奋斗中我们获得了精神的洗礼,灵魂的净化。民族之不幸所激发的民族精神的高涨形成了坚不可摧的精神洪流。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人民军队紧急救援,全国各族人民的无私援助形成了共克时艰,患难与共的精神支撑。在抗震救灾中所凝练的以人为本、友爱互助和不抛弃、不放弃的人性光辉和坚定信念是对民族精神时代价值的新阐发。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民族进步中得以补偿,多难兴邦成为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

从总体上看,民族精神是一个长期渐进的历史过程,表现出稳定的民族心理。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精神会因“祸、福”的到来而被突然激发、高涨。所以,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持之以恒、长抓不懈,将民族精神的培育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始终坚持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把握民族精神教育这一重点,提升文化软实力;另一方面要及时抓紧在大喜大悲之时的民族精神培育,在民族取得大成就时要抓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的教育,在民族遭受危机或灾难时要加强民族忧患意识、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教育。当前尤其要抓住抗震救灾精神教育,深切悼念遇难同胞,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艰苦奋斗、共渡难关的精神,大力弘扬万众一心、不屈不挠、友爱互助、自强不息的精神,不向困难低头,不向灾难屈服,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智慧共克民族发展过程中的所有危机和灾难。因此,大成就就是民族精神培育的大机遇,大危机、大灾难也是民族精神培育的大机遇。而且从一定意义讲,在民族遇到危机、灾难的时候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则更为迫切、更为紧要。战胜灾难的过程也是有力促进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的过程。可以这样说,在民族精神的培育中,民族发展中遇到的“祸”与“福”都是我们要牢牢把握的重要教育机遇。

#### [参考文献]

- [1] 尚书·尧典[Z].
- [2] 礼记·礼云[Z].
- [3] 左传·隐公六年[Z].
- [4] 尚书·大禹谟[Z].
- [5] 周易[Z].
- [6] 詹小美.民族精神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 194.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2.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76.
- [9]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21.

(下转第11页)

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城市要完善基层社区自治,实现社区管理的民主化。进一步发挥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的作用,丰富基层民主的内容和形式,在制度上赋予公民民主参与的基本权利,由人民群众按照公共生活的共同需求和意愿,运用法律和道德等手段自己管理自己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通过有效的政治参与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积极推进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要强化基层工会的维权职能,在法律框架内推行协商工资制度。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要适应新形势的变化,推进动态的政治稳定机制的建设,促进社会全面、和谐发展,实现社会公正。

#### [参考文献]

[1] 孙淑义. 坚持和完善人民政协的民主协商[J]. 求是, 2007, (5):45.

[2] 新华社.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 [ED].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g/2007-10/25/content-6220242-3.htm>, 2007-10-25.

[3] [5] 陈家刚. 协商民主引论[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4, (3):27.

[4] 李思然. 当代西方政治理论中的协商民主[J]. 行政论坛, 2007, (1):93-96.

[6] [德]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 上海:三联书店, 2003. 375.

[7] [德]哈贝马斯. 现实与对话伦理学——哈贝马斯答郭官义问[J]. 哲学译丛, 1994, (2):35.

[8] 陈家刚. 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J]. 学习与探索, 2007, (2):90.

## Perfect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Promoting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HAN Bo, ZENG Ping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2, China)

**Abstract:** The basic meaning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s that in pursuit of the public interest citizens seek and reach acceptable public policy program through free and equal citizens of dialogue, discussion and consideration, which everyone can accept. It views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as the core values of democracy. Firs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Second, this thesis analysed the reliable feasibility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running in China, which is considered as a form of democratic politics.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riching and improving democracy construction practice in China this paper proposed suggestions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consultations in the reality of political life.

**Key word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realistic feasibility;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democracy

(上接第7页)

## On the Four Dialectic Relations in Carrying Forward and Cultivating the National Spirit

LUO Cheng - y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National spirit is the support of a nation's living and developing. In order to carry forward and cultivate the national spirit, we should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treat four dialectic relations of historic heritage and age innovation, insiting on our own national value outlook and learning from other value outlook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spirit development, stability and prominence of national spirit.

**Key words:** national spirit; cultivate; dialectic relations